



2019年10月13日，在石家莊舉辦的第十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舉行閉幕式，那天正逢我生日。我新認了二位知心大姐，她們是胡蘭波（意大利）和胡文娟（日本），記得那天已經是晚上9點，我已經躺在床上看電視，胡文娟姐姐一通電話：趕快起來，我們要為你過生日。我們真有緣分，第一次三個女人在一起就是一台戲：我們三人一直聊到10月14日凌晨，大家在歡聲笑語中認識彼此，也許都是媒體人，更加深一份友情。

兩位才華橫溢在媒體做了30多的大姐，還同一個姓，我在她們身上找到了金子：快樂做自己喜歡的事。胡文娟在日本做了22年的日本人唱中國歌的卡拉OK比賽，成績顯著。



意大利來信

胡蘭波 意大利資訊

本文首發于《揚子晚報》推出的深度融媒體紫牛新聞APP，閱讀更多作者專欄《我在“封國”下的意大利》系列文章，歡迎您移步紫牛新聞APP。



一位名叫吉羅的85歲的麻醉師走上了抗疫前線。他的到來，給所有的醫務人員帶來力量，有人說他像一束光，照亮了黑暗的隧道。新冠患者在意大利死亡的平均年齡是80歲，吉羅清楚地知道危險所在。他說：“怕？怕就不要選擇做醫生。我在準備做醫生那天就發過誓了”。吉羅是威尼斯人，本來在美麗的水城有着平靜的退休生活，他怎麼也不會想到在這樣的年齡上了抗疫戰場。

今天看了兩個視頻，一個是疫區醫院的護士，含淚講述她醫院的狀況，她的臉上帶着口罩的印迹，說着說着就哽咽。說：“我不是英雄，我只是看這么人在死亡線上掙扎，我會忘記自己的危險。”我想，意大利和中國的醫務人員都差不多，他們選擇了救死扶傷的工作，就是走上一條高尚又充滿危險的道路。這兩天接連看到各地支援湖北的醫務人員返回自己的城市的視頻，他們的戀戀不捨，湖北人的眷眷之情，讓我看得熱淚盈眶。

中國真的留給了世界一個月的時間準備。但疫情真來了，意大利則丟盔卸甲，戰場一片狼藉。什么原因？這些天我也一直考慮這些問題。我認為從政府層面做準備工作有困難，執政黨不敢花巨款去等待疫情，萬一效果不好，這足夠成為反對黨把它趕下台的理由。但是，疫情來了，政府里開始還打架，總統出面呼籲團結才算安靜些，臨時怎么能處理這樣大片的災難？歐盟內部不團結，看熱鬧，最後全部掉進深淵，誰也救不了自己。

來援助的，是來自遠方的中國、俄羅斯、古巴。這些國家可都是與西方意識形態不同的。現在意大利把很多錢花在警方，為什麼？為監督還在“自由”亂跑的居民。現在的錢只有花在醫療設備和醫務人員身上才是花在刀刃上啊！我不禁想起前一段寫的一篇文章《中國人不需要法令》，就是針對那些不遵守規定還四處亂竄的人寫的。但是，在編輯部群里討論時，意大利同事均認為我口氣過硬，怕引起讀者攻

著。胡蘭波，作家，198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，意大利意中雙語雜誌《世界中國》的創辦人兼總編，曾出版過多部意文小說。她還在2014年9月30日，榮獲意大利之星騎士勳章和意大利總統簽發的證書，以表彰她為中意兩國間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貢獻。

由於疫情，我們三人在微信上關注各國情況，看到意大利的疫情嚴重，胡蘭波姐姐寫的日記，還有她親身體驗人在疫情中的情感。胡蘭波姐姐說：我們一起都成了災區，我們都要好好保護自己，我們再聚時還要一起開心笑，胡姐姐說意大利雖然嚴重，但許多視頻都是假的，親愛的讀者讓我們一起來瞭解意大利疫情真相（蒲瑛）



我在“封國”下的意大利 | 災難中的但丁日

胡蘭波 意大利資訊

全世界的人叫意大利“美麗國”，最近有個視頻里說：我們原來建造了這樣一個美麗的國家，如今只能從窗戶欣賞你的美景……

3月25日，但丁日，全意大利都要朗誦但丁的詩。災難中，還這麼文化，意大利啊……

3月25日

附：我在“封國”下的意大利 | 疫區誕生三胞胎像天上彩虹

本文首發于《揚子晚報》推出的深度融媒體紫牛新聞APP，閱讀更多作者專欄《我在“封國”下的意大利》系列文章，歡迎您移步紫牛新聞APP。

今天我像泄了氣的皮球，一點精神都沒有。消息一天比一天壞，不知要壞到哪天，哪種程度？

因為缺乏資源，呼吸機不夠用，現在的情況就是你病了全得靠免疫力了，別對醫院報什麼希望。

昨天電視里一個衛生部門的官員對觀眾說：你們都好好在家歇着，不然來醫院也沒床位了！今天又有護士拍了一個剛剛被搶救的90岁的老人照片，發臉書說：你們要是不想像她一樣就老實點在家里！當然病人的臉被虛化了。

這一定不是在嚇唬不聽話居家的百姓，的確衛生系統要崩潰了！政府和衛生部門各種招都用了，就是還有不聽話的人。說來中國人可真是太聰明瞭，不用政府費勁，基本都能管好自己。

今天是22日，新感染人數3957例，死亡人數651人，比昨日少（21日793例）總共感染人數59138例，差20000就能趕上中國了。

好消息是300名古巴醫務人員今晚已經到達意大利，俄羅斯9架軍用飛機的援助物資也在途中；總理孔特說意大利有3500醫務工作者志願報名上抗疫前線；原來不賣口罩給意大利的德國和法國也開始向意大利解禁。下周開始意大利的口罩問題會得到緩衝，先保證醫務人員，隨後全民均有所保證。一些企業臨時轉型生產口罩，政府保證向全民保證“口罩會有的”。

不是生活必需品的工廠從3月23日到4月3日停產。

每天晚上六點，音樂不放了，自從那天軍車運送屍體去外省就停止了涼台音樂會。每晚也是同一時間，國家衛生委員會開新聞發佈會，正式宣佈當天的疫情。有人說，到了晚六點就心跳。醫學院的實習生都當醫生用了，沖在第一線。有記者問：你們讓這么年輕的人都去殉難？我想起我們的武漢，不都是年輕人在第一線？

11萬個中國紅十字會的口罩被捷克打劫

關於意大利的疫情，國內說什麼的都有，都成了意大利專家，用各種夸張血腥的字眼，例如“屍體成堆地往城外拉”等等，各種媒體拿着意大利的悲劇賺流量。

意大利不容易，國家小，政府派別多，百姓自由散漫慣了，遇到危機，還真的招架不住。

我對那些標題黨特別抵觸，我總覺得能賺一時流量的媒體一定沒前途，要想好，還是得老老實實的，做有道德的新聞。

